

# 袁摇世摇凯

寒摇波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001 第一章 袁世凯甲午逢厄运
- ◎ 010 第二章 李鸿章暮年临大战
- ◎ 015 第三章 死里逃生 ,大少爷拜谒中堂
- ◎ 025 第四章 背恩弃义 ,袁世凯改换门庭
- ◎ 035 第五章 小站练兵 ,群雄毕聚
- ◎ 047 第六章 跋扈被劾 ,荣禄查案
- ◎ 058 第七章 荣升直隶按察使 ,沈姨太变出孔雀补褂
- ◎ 065 第八章 君臣对话养心殿 ,袁世凯初识光绪皇帝
- ◎ 075 第九章 荣禄疑袁 ,京师风云数变
- ◎ 084 第十章 帝后冲突 ,皇上面临绝境
- ◎ 092 第十一章 剑拔弩张 ,世凯奉召进京师
- ◎ 100 第十二章 孤注一掷 ,光绪密诏除荣禄
- ◎ 110 第十三章 勾心斗角 ,世凯告密邀功
- ◎ 121 第十四章 瀛台遗恨 ,载沣立志报仇
- ◎ 128 第十五章 世昌设谋 ,袁世凯绝处逢生
- ◎ 143 第十六章 奉命抚鲁 ,小站军初出茅庐

⊙	155	第十七章	“宁负太后,不负洋人”,“活曹操”再下赌注
⊙	170	第十八章	初经风波,再经曲折,袁世凯计添新妾
⊙	186	第十九章	两拒勤王,坐观两宫蒙尘
⊙	195	第二十章	再施巧计,荣升直隶总督
⊙	204	第二十一章	督衙定策,北洋军勾画远景长卷
⊙	213	第二十二章	帝后和解,袁世凯惊恐末日将临
⊙	221	第二十三章	悲中悲,皇上复遭幽禁瀛台
⊙	231	第二十四章	奇中奇,世凯忽得秘密宝藏
⊙	240	第二十五章	银子铺路,庆亲王甘心作傀儡
⊙	255	第二十六章	彰德秋操,袁宫保锋芒震京师
⊙	266	第二十七章	颐和园定策,收回北洋兵权
⊙	277	第二十八章	瞿相府聚谋,发动反庆反袁
⊙	290	第二十九章	歌妓换巡抚,杨翠喜名震津门
⊙	307	第三十章	万金买参折,袁慰庭力排异己
⊙	322	第三十一章	姬妾不和,金氏女幽怨感人
⊙	329	第三十二章	谋夺兵权,西太后决心惩袁
⊙	337	第三十三章	太后病重,袁世凯谋害皇上
⊙	351	第三十四章	两宫大丧,摄政王欲报兄仇
⊙	361	第三十五章	小王爷纵虎归山,袁宫保罢官还乡
⊙	372	第三十六章	彰德府冠盖相望,养寿园窥测风云
⊙	387	第三十七章	辛亥革命,钓鱼翁坐谋渔利
⊙	404	第三十八章	四面楚歌,摄政王引狼入室
⊙	421	第三十九章	逼宫开始,摄政王去职,袁世凯遇刺

⊙	436	第 四 十 章	清室终结 宣统帝退位,“活曹操”剪辮
⊙	449	第四十一章	一夜大闹兵变,袁总统就职北京
⊙	464	第四十二章	几番践踏民主,唐总理辞官南下
⊙	477	第四十三章	世凯刺死宋教仁,“赔了夫人又折兵”
⊙	498	第四十四章	总统迁居皇家院,“仿佛梦魂归帝所”
⊙	509	第四十五章	风急急,帝制锣鼓登场
⊙	536	第四十六章	凄戚戚,洪宪一梦黄粱
⊙	559	后 记	

## 第一章

# 袁世凯甲午逢厄运

摇摇清朝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岁在甲午，对于中国四万万民众来说，是个国难深重饱受奇耻大辱的一年，对于颇有“雄才大略”的袁世凯，也是一个生死攸关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夏历五六月间，朝鲜首都汉城上空战云密布，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新兴的日本蓄意侵吞朝鲜，日军八千余人陆续登陆仁川，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于五月初六日（公历六月九日）率领先头部队八百人进入汉城，利用朝鲜亲日势力，一脚踢开清廷代表袁世凯，把持了朝鲜国政。日军继续增兵，以一万二千人包围了汉城，用水雷封锁汉江，以防清军进攻，并派兵把守汉城四门，凡是中国人出入都被刁难搜查，中国商民吓得纷纷渡海逃回国内。日军后来更蓄意挑起战争，肆无忌惮地攻占王宫，幽禁国王，强迫宣布废除中朝间的从属关系，将清廷在朝势力一扫而空。而清军提督叶志超部一千五百人孤零零远在汉城南方二百里的牙山县，他们原是奉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来朝鲜帮助平定朝鲜南部“东学党”农民起义的，“乱事”平定了，清军正要回国的时候，日本政府却迅速出兵抢占汉城，清军兵力微弱，战既不能，退又尴尬，袁世凯无力制止日军的横行，自身安全亦岌岌可危，只能困守公署，杜门不出。

钦差公署门前车马稀少，签押房中日夜看到袁世凯那矮壮滚圆的身躯在

屋中焦急徘徊,同样滚圆的大脑袋垂头丧气,炯炯有神的大眼饱含了愤怒无告的悲哀。这十二年来,他两次进入朝鲜办事,第一次是光绪七年白衣从军,投奔淮军提督吴长庆,第二年随他入朝平乱,那时还只二十四岁,已经才华毕露。光绪十年吴长庆回国,亲日派新党勾结日本公使发动政变,闯入王宫,滥杀旧党大臣,逼迫国王颁行亲日的新政,是他袁世凯果断应允王族的请求,带兵一千余人攻入王宫,大破新党,赶走日本公使手下的一百余名日兵,扶助国王复位,旧党柄政,但因此结冤于日本,日使伊藤博文与中国政府交涉,指责清军焚毁了日本驻朝使馆,残害日侨,要求惩办袁世凯。幸亏李鸿章庇护,只以辞职回国闲居了事,中日因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须中日两国出兵时,两国须于出兵前互相知照,事后即行撤退。”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世凯由李鸿章指派,再次回到朝鲜,接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委员,十年间,官位青云直上,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监生(那是花钱捐来的),竟至平步青云,由候补同知而知府而浙江温处道道台,还加了三品衔,在汉城圈地三四十亩,建筑了富丽堂皇饶有园林楼阁之胜的“钦差大臣公署”,那豪华的气派,没有一处驻外使馆能比得上。当日本和沙皇俄国等列强窥伺朝鲜的重重危机之时,世凯竭尽全力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他以“监国大臣”自居,凌驾于国王之上,威风盖世,朝鲜君臣既畏惧他,又对他十分反感。国王李熙为了讨好他,将王妃闵氏十六岁的表妹金氏下嫁与他,做了第三房小妾,其实二姨太吴氏和四姨太闵氏都是金氏的陪嫁姑娘,好色的袁世凯却把她们都收了房,还按年龄大小,委屈金氏做了三姨太,四个小老婆日夜围着他转,供他纵淫享乐。他在朝鲜令出如山,一言如鼎,谁敢违拗!可是如今威风扫尽,亲华官员来向他求援,他无能为力,辛苦十载培植起来的亲华势力一朝崩溃,而日本人仍在步步进逼,不断增派援军,

刻意挑衅,以求引起一场将清朝势力完全逐出朝鲜的大战。钦差公署的柴米供应也被日军切断,公署内部人心惶惶,二三十名随员,一个个辞的辞了,溜的溜了,只剩下馆中第二号人物候补知府唐绍仪,一名电报生,一名书吏,还有亲兵跟班吴凤岭,他是袁家佣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忠心耿耿,安危不离左右。

袁世凯无法在汉城留下去了,又听说大鸟圭介要将他押解出境,羞愧难忍,接连发了几份电报给李鸿章,要求回国。

摇摇闻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辱甚,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稟商。

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唐绍仪)看馆探事。

谁知鸿章认为使节下旗回国,有损国体,坚决不同意,回电:

摇摇俄使已允出面调停,必有收场。倭(日本)允不先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

这之后,形势日紧一日,世凯又发了几份急电,婉转哀恳,要求回国,都没有下文。六月十二日,他与唐绍仪彻夜守候在签押房中,等候国内回电。已过午夜了,掌管后院的大姨太太沈氏,今晚正轮值当夜,不见世凯回院,差丫头出来催世凯安歇。世凯怒道:“去去去,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还谈得上歇息!”

丫头回院禀告了大姨太。说起这位沈氏姨太太,来头可不小,还是世凯的恩人,颇似古代慧眼识英雄的风尘奇女子。原来世凯出身豪门,叔祖袁甲三当年在淮北与农民起义军——捻军作战,隔断了太平军与捻军的联系,使湘军统帅曾国藩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军,甲三因功连连擢升,做到了漕运

总督，一人功成，合家贵盛，世凯堂叔保恒官至刑部侍郎，嗣父保庆也做到了四品实缺道台——江宁盐法道。可是好景不常，袁世凯十四岁死了嗣父，便在堂叔保恒身边读书受教，偏是五年之后，保恒也病故了，十九岁的袁世凯回到河南项城老家过着风流浪荡的贵公子生活，并且成了亲，娶了陈州一位土财主家的小姐于氏。三年后，世凯把家产挥霍得差不多了，又不喜读书，乡试屡试屡蹶，才不得不出门去谋求出路。父祖辈世交故旧虽多，无奈世凯白衣一身，京中大人先生帮不了他的忙，只得南下上海，名为找差使，实则是想见识一番十里洋场的绮丽风光。巧巧地在四马路会乐里一所妓院里结识了苏州姑娘沈氏，名唤雅芳，两人一见倾心，恩恩爱爱，难舍难分，不久世凯银子用完，鸨儿无情，少不得要撵他出门，世凯成了落难公子。说来也是缘分，虽然世凯相貌俊秀，一双机灵的大眼颇为迷人，可是那双腿特别的短，且又肥胖，大头矮身短腿，只能算是半截美少年，雅芳却喜爱他身上那股勃勃的英气，想来世家子弟，纵然一时落魄，终有发达的一日。于是拿出私房银子资助他去山东登州投奔嗣父的至交淮军提督吴长庆。临别那天，雅芳备酒为世凯饯行，因为在上海住久了，用一口混杂了苏州和上海口音的南方话说道：“少爷，侬也许是前世有缘，再也拆勿开哉，但望侬此去一帆风顺，得了一官半职，就来接奴去团聚。”

世凯踌躇道：“姑娘的美意使我万分感动，可是妈妈要价太高，一时哪里筹措到那一大笔赎身的银子。”

雅芳道：“少爷勿用担心，奴自有积蓄替自家赎身，用勿着侬半分银子。不瞒侬说，这两天奴已经勒浪（在）石路格面（那边）租了一所房子，明朝就搬过去住，等侬派人来接。我不图依啥，就爱上依迭（这）个人，但望侬勿要辜奴的一片情意。”

世凯不禁感激流泪,握住雅芳的手说道:“我袁世凯如今正逢倒霉的时候,此番从乡下出来,问一位至亲借一百两银子作路费都不肯,人情冷暖我算是尝够了,却有幸在上海遇上你这样一位侠义心肠的红粉知己,我袁世凯若有得意的一日,必与姑娘共享富贵,白头到老。”

雅芳抿嘴笑道:“少爷今朝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将来做了大官,恐怕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世凯发誓道:“如果不守誓言,辜负了姑娘一片真情,将来天罚我……”

雅芳赶紧捂住世凯的嘴,说道:“只要侬有迭颗好心就好了。”

后来世凯随吴长庆去朝鲜,果然将雅芳接到任所,成了他的大姨太太,由于世凯与于氏夫人感情冷淡,将她常年留在河南老家,雅芳成了事实上的主妇,受到世凯的格外敬重,也算是报了恩了。不料世凯贪色,后来一下子纳了三名朝鲜小妾,雅芳怨恨,责备世凯忘恩薄情,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就把她丢在脑后了。世凯连连打躬作揖,发誓道:“这三个姑娘是朝鲜国王送来的,不好不受,你是我的患难之交,情义非同一般,她们怎能和你相比,以后再不娶小老婆了。这三个人也交给你管束,教给她们汉人妇女的规矩,你是一家之主,若不听话,随你处置就是了。”雅芳这才回心转意,但究竟醋意难消,有时借管教之名,将金氏等绑在桌腿上责打,以泄醋劲,世凯也不过问。于氏大娘生的长子克定,随父来到朝鲜读书,雅芳不曾有一子半女,恰巧金氏生了头胎儿子克文,排行第二,被雅芳要去做了嗣子,金氏悲苦无处申诉。

袁氏一门在朝鲜十载安乐尊荣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今晚听丫头说老爷发脾气了,雅芳不禁喃喃嘀咕道:“奇怪,事情真格介危险?哪能(怎么)连女人都勿要了。”

世凯打发丫头走了,仰望窗外明月在天,皎朗晶莹,却有一片乌云自东而

西,渐渐地遮住了半轮月华,天下千里共明月,料想此时天津直隶总督衙署中,傅相李鸿章一定在为朝鲜政局焦虑不安,对日是和是战,不知拿定了主意没有?发了这许多恳求回国的电报,为什么置之不顾,大概恼自己受了大鸟的欺骗,连累他决策失误,所以置之死地听之任之吧?这一个多月来,先是朝鲜东学党暴动,眼看威胁京畿,国王慌慌张张请求清廷出兵,李鸿章踌躇不定,恐怕中国出了兵,日本也援例派兵侵朝,事情会闹大,命世凯探察日本政府的態度,日使大鸟谎称日本并无出兵的意思,并怂恿清政府早日派兵“戡乱”。世凯信以为真,电告鸿章:“倭重在保护商民,似无他意。”鸿章根据四月底的这份电报才下令发兵入朝,不想中了日本的圈套,日人藉口清政府出兵,也大举出兵侵朝,以致造成现在这样进退狼狈的局面。后来鸿章见事不妙,决定派兵增援,世凯又轻信大鸟准备两国立即撤兵的谎言,阻止鸿章增兵,一误再误,遗憾无穷。

世凯长叹一声,转身向绍仪道:“少川,这个狡猾的大鸟,混账加三级(这是世凯最最气恼的骂法),不讲信义,欺骗得我们骑虎难下,傅相必定为此不快!”鸿章位为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宰相),故称傅相。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比世凯小两岁,父亲唐巨川在上海做茶叶出口生意,因此家道富裕,绍仪十四岁时放洋留学美国七年,风度翩翩,精通西文,是个新派人物,回国后捐了知府衔,被派来朝鲜使馆,实是世凯办外交的得力助手,后来世凯做了大总统,他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当下安慰道:“目今国际外交纵横捭阖,尔虞我诈,哪里还有信义二字。好在大人后来也曾建议傅相或是发兵增援,或是撤兵回国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大人忠于国事的苦心,傅相是会体谅的。”

“是的,我是在电报中说得清清楚楚的。”世凯精神一振,说道:“可惜傅相

不曾听我的话。”

熬到了天明，仍无天津来电，亲兵吴凤岭忽然进屋来递上一封密函，说道：“大人，刚才一个朝鲜少年送来这封信，说是有机密大事，务必尽快送请大人过目。”

世凯拆信读了，不觉大惊，急问道：“那孩子呢？”

“走了。”

绍仪接过信纸，只见上面写着：

总理大人：

确悉，日军炮口现已瞄准钦差公署，并煽动东学党人谋刺大人。时事如此，回天乏术，万望珍重。

绍仪道：“这份密禀不曾署名，大概是一位亲华的老臣写的，情况紧迫，大人还是设法尽早回国吧，这里的事由卑府顶着。”

吴凤岭退出去了，世凯紧握拳头仰望天空，他是个烈性子，又有冲天的志气，本想保住清廷摇摇欲坠的宗主国地位，可是国势日弱，今非昔比，他没法完成这份艰难的使命，憋了一肚子窝囊气没处发泄，只能挥了一下空拳，跺足叹道：“小倭国欺侮人，这口气我咽不下！”

绍仪劝道：“大丈夫处乱世，只能忍辱负重，见机行事，以图后举。”

世凯长叹一声，埋坐在西式沙发中，捧头呻吟道：“少川，我不甘心败在倭人手中，我要回天津去面见傅相大人，现在日军已经占尽了上风，我军纵然增兵也未见得能扭转劣势，还是早日撤兵，方是上策，以免受到兵败的耻辱，叶军门也是这个意思，像现在这样不和不战不走，太糟糕了。这些话我已电禀傅相，未见决断，大概傅相主张撤军，而朝中不少大臣主战，因此弄得不死不活，我非回去面见朝廷大员说透这番利害不可，可是不得傅相电准，不得离

开,奈何!”

绍仪想了一下说道:“大人这几日精神不济,必是病了,成大事不拘小节,不妨拟个电报告病吧,也许能邀傅相恩准。”

世凯道:“也就只有这样了。”于是亲自提笔拟了一份电稿:

摇摇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素有发烧病,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瞢,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守优于智虑,明晓机宜,确有应变之才,与在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

写到这里,觉得尚不能打动傅相的心,索性续写下去:

摇摇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写毕掷笔长叹,命吴凤岭送到电报房去拍发,然后郁郁地踱回内院大姨太太屋中,雅芳急急迎上来道:“老爷,哪能一夜勿来安歇,发生了啥事体啦?奴担心得一夜勿曾合眼,快上床,我陪依晒一歇。”

世凯叹道:“倭人的大炮都对准咱们衙门了,还能安心睡觉?”

雅芳着急道:“哪能办?快把牙山的官军调过来保护吧。”

世凯不睬,说道:“快把她们三个召来,我有话说。”

二姨太吴氏、三姨太金氏、四姨太闵氏还不曾梳洗完毕,匆匆来到大姨太太屋中,不知老爷有什么吩咐,难道她们轮流住宿的办法有了改变了?谁知世凯瞅了她们一眼,说道:“都听着,老爷已向中堂大人告病回国,你们赶快收拾收拾,回电一到就动身。这两天各自管好孩子,不许出门,听清了吗?”

三个朝鲜姨太太吃惊地默不作声,她们想到的是从此离开了故土,再见

不到亲人了。世凯见她们呆呆地站着不语，又厉声道：“都听见了吗？”

吴氏、金氏等才怯生生地说道：“听见了，老爷！”

雅芳向来和世凯平起平坐，撇撇嘴道：“老爷请调回国的电报发了七八十来回了，哪一回批准了，迭格一趟（这一回）就能拿得准？”

世凯生气道：“这一回，就是不准，我也要乘轮船回天津去了！”

## 第二章

# 李鸿章暮年临大战

摇摇天津直隶总督衙门。

淮军亲兵荷枪警卫，门前车马填盈，有花翎补褂的满汉官员，也有礼帽燕尾服的西洋和日本使节。这里既是北洋清军指挥中心，也是清廷幕后外交的神经中枢，以一身系天下安危遥执朝政二十余年的乃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威望所在，依然不得不为国事操劳。

袁世凯的告病电报到达天津督署的时候，鸿章正为日军侵朝的事忙得昼夜不宁，他每天和各国公使及驻外使节联络，先是希望俄国出面调停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见无效果，又转洽法德两国出面调解，这几天则与英使商谈，请求英国派出海军舰艇至日本，胁迫日本撤军，他明白凭清军的实力没有把握战胜日本，寄希望于外交调停，不战而解决朝鲜危机，可惜并不曾谈出头绪。二十四岁的光绪皇帝载湫和同治、光绪两朝皇上师傅李鸿藻、翁同龢等主战大臣，藐视曾经接受大清敕封的倭国（日本），迫切要求一战，打掉日本蔑视上国的傲气。日本驻华公使，矮小奸诈，绰号“鼠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则蛮横无礼地不断向清廷致送强硬照会，坚决拒绝从朝鲜撤军，并恫吓说：“事局已至此，将来即发生不测之变（意谓战争），日本政府不任其责。”李鸿章处在内外夹攻中，焦头烂额，眼看将要极不情愿地被迫走向一场明知必败而导致



李鸿章旧照

自己身败名裂的战争,但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六月初十日,他根据牙山清军提督叶志超来电提出的“速派援军北来,或撤回牙山驻军”的上中两策,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从朝鲜撤军:“鸿按,钧署现正与倭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袁世凯)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亦系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

六月十三日午前,幕僚于式枚捧了军机处的廷寄谕旨进入鸿章签押

房,说道:“傅相,谕旨下来了。”

鸿章正在合眼沉思当前时局,惘然抬起头来,瞥了谕旨一眼,冷冷地说道:“又是那一套,你读吧!”

式枚坐到签押桌旁读道:

摇摇奉上谕:“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

鸿章听完了,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又是翁大师傅的书生之见,出兵容易收兵难,凭什么能保必胜?”

式枚道：“朝中大员都指望傅相麾下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哩。”

鸿章勃然大怒，拍桌道：“贼娘的，他们都是睁眼瞎子！海军经费挪给老太太修建颐和园，园子建成了，仍不拨还，说是老佛爷驻园日费万金，没处开销，非用海军经费不行，七年不添一舰一炮，而倭人卧薪尝胆，兵精舰利，这些书呆子一点也不知道吗？至于淮军……”鸿章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既依恋又痛惜地说道：“淮军今非昔比，几员大将都先我而去了，剩下一个省三（刘铭传）也病得不行了，后继诸将少有能顶大梁的，整个淮军都暮气沉沉了，我依靠谁去！”老人的愤怒变成喃喃自语了，不断反复着：“我依靠谁去？我依靠谁去！”

老人合上眼，悲哀地似乎睡着了，式枚手中还有一份电报，坐在旁边等了一会，鸿章又睁开眼来，见式枚尚在，问道：“还有事吗？”

式枚道：“汉城袁道又来电报了。”

“哦！”老人脸上毫无表情，“说了什么吗？”

“又是诉苦，说是病了，要求回国。”

老人默然不语，式枚又道：“这次朝鲜之事，都坏在袁世凯手中，若不是他轻信倭人的狡计，误以为倭人没有出兵的意思，傅相本来是不会发兵的，现在惹下大祸，却想中途抽身走了。”

“晦若，过去的事不用提了，反正都是老夫的不是。既然袁道病了，就由唐绍仪留守吧，你发个电报转达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朝中答应了，就通知他回来吧。”

可是总署电复不准袁世凯回国，式枚把电报转到了汉城，世凯接电后又急又怒，没办法，只得再给傅相幕中旧友杨士骧去了一电，请他设法进言，助他回国养病。

谁知北京城中紧锣密鼓，声声催战，皇帝载湉自光绪十五年起亲政，这时召

集军机和总署王大臣至养心殿集议和战，主战派占了上风，皇上决心对日开战，又至颐和园请示慈禧皇太后，太后即将六十大庆，不愿因战争而影响寿庆，本来支持李鸿章主和，现在拗不过皇上和众大臣的鼓噪，只得答应和小日本开战，又怕李鸿章不痛快，伤了老臣的心，命主战最力的皇上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去天津面谕鸿章。六月十五日，翁尚书乘火车来到天津，坐了马车径来督署求见中堂，鸿章见了翁的晚生门帖（他比鸿章迟了九年中的进士），明白他的来意，不禁怒道：“贼娘的，这位翁状元直逼老夫帅营做说客来了，不见！”

文巡捕支吾道：“大人，翁尚书说是奉旨前来。”

“哼，好一个‘奉旨’！败坏国事的便是此辈！”鸿章怒气不休，骂道。

于式枚却在身旁，劝道：“傅相，翁尚书既是奉旨而来，不妨一见，听他讲些什么，再打发他回京就是了。”

“哼！叫他进来！”鸿章怒冲冲地，只得到花厅滴水檐前迎候同龢。

于式枚回到文案房中，向同僚杨士骧道：“翁尚书奉旨而来，恐怕朝中已有决断，大战在所难免，傅相七旬高龄指挥这场战争，诸事多不顺手，很为他老人家担忧。”

士骧号莲府，安徽泗州人，今年三十四岁，光绪十二年中的进士，点过翰林，比式枚迟了两科，两人共掌幕中奏牍，一个潇洒，一个拘谨，同是鸿章的左右手。叹了口气，说道：“中兴名臣曾左李，这句话说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朝中后继无人，以致风烛老人犹在支撑天下残局，朝中清流人士看人挑担不吃力，叽叽咕咕，时时挑剔，若是我，干脆上书辞官，让那些清流派来做北洋大臣，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式枚字晦若，比士骧入幕早了几年，深知鸿章的处境，摇摇头道：“傅相以一身系天下安危，他虽时时流露倦勤的意思，可是当前无人可以顶得北洋大